

P.L.A

共·軍·發·展

● 作者/Orville Schell ● 譯者/童光復 ● 審者/劉宗翰

掩蓋史實的中共

China's Cover-Up: When Communists Rewrite History

取材/2018年1-2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2018)

中共為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及一黨專政，不斷強化審查機制，企圖掩蓋歷史真相，強迫整個社會遺忘歷史。由於德國人勇於坦承納粹罪行，才得以贖罪，所以中共的歷史罪責唯有透過「建立真相」及「補償過錯」的過程，才能獲得療癒。

北京曾於2017年恐嚇劍橋大學出版社，要求其將攸關中共負面形象的文章自學術資料庫中刪除。(Source: REUTERS/達志)

www.cambridge.o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國共產黨(編按:以下稱共黨)領導人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導致了數千萬人生靈塗炭。共黨於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成功奪權以來,直至毛澤東1976年去世前,中國大陸飽嚙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動盪、飢荒與殺戮,在這一陣陣的暴力階級鬥爭下,社會已被嚴重撕裂且相互對立。數百萬中國大陸人民在這一波波的倒行逆施中慘遭屠殺,更有數百萬人被送去「勞改」因而喪生。

毛澤東預期過此等殘酷場面。正如他所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

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毛澤東正是透過這種毀滅性「群眾運動」來進行其所領導的革命,而共黨總會用各種口號予以擦脂抹粉,如今,即使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們也很難了解其真相。在1949年共黨上臺後,毛澤東便展開了「消滅地主」運動;1950年代初「鎮壓反革命」;1950年代末整肅「右派分子」;1960年代末文革時期打倒「走資派」;並在1960年



中共在六四天安門的鎮壓事件,導致不計其數的死傷,受難者家屬至今傷痕仍未能平復。

(Source: AP/達志)



即便中共崛起成為全球強權，其卻沒什麼安全感，對過往歷史也非常敏感。(Source: Department of State)

代末、1970年代初的「上山下鄉運動」中，把青年送往中國大陸最貧困的鄉村以「改造」他們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口號粉飾了這些官方行動的極端性，共黨藉此對各種「反革命分子」進行迫害與清算。毛澤東最有名的一句名言就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他死後很長一段時間，繼承者們仍舊沿襲著此一傳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期間，共黨為處理1989年和平抗議所

進行的鎮壓，導致了不計其數的死傷。

今日，中國大陸正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期。共黨所倡導的願景是「和諧社會」，而非階級鬥爭，崇尚歡欣繁榮，避免發動暴力。共黨似乎已正視自己的過去、找到了療癒的方法並繼續向前邁進，不熟悉中國大陸的人若是這麼認為，那倒是情有可原。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今日在中國大陸市街上漫遊的旅客，

絕不會看到任何用來憑弔當年大規模逮捕現場的碑匾、追悼受迫害者的雕像、或是建來紀念那些遭指控為「階級敵人」而喪生者的紀念館。儘管共黨造就了這麼多的苦難與死亡，但它從未正式承認過自己的罪行，更甬說會允許任何對受難者的悼念了。因為承認任何過失都有可能危害共黨統治的合法性及其一黨專政的權利，只要共黨繼續執政，這種情況就絕不可能發生。

勝者掩蓋史實

儘管共黨的確成功地推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同時崛起成為全球強權，成就舉世矚目，但它卻沒什麼安全感、對其過往歷史也非常敏感，或許是因為其領導人深知共黨自身的歷史罪責吧！中共中央宣傳部——與許多其他政府機關一樣，都被賦予了審查媒體的職責，旨在確保所有教育資料都能遵循黨的路線——封鎖了其整個過往的劣跡。歷史基因是一國認同的基礎，操控史實將會導致嚴重的不良後果。要維持中共認為「正確」的歷史版本，不僅得仰賴極權控制，而且還要嚴禁中國大陸人民對史實進行任何探討、辯論與理解，再加上強迫全民在道德上全盤接受共黨的所作所為、以及誘導民眾仿效，進而逐一推展至全民皆然。

想要「修正」或抹除一個國家整體的歷史片段，其工程所費不貲、亦耗時費力。最近，密西根大學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譚安(Glenn Tiffert)揭露了一個有關中共宣傳官員不遺餘力掩蓋歷史的實例。經過鏗而不捨的調查，他發現有

兩個數位典藏檔案庫——即清華大學的「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又稱「中國知網」)及中共官方資助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都同樣遺漏了兩家中文學術法學期刊在1956至1958年間共發表的63篇文章。這些文章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可以透過這兩個檔案庫獲得，如今卻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譚安不確定它們是何時遭到移除。)他的研究顯示，幾乎總是某些學者的文章遭到移除，特別是那些曾受西方影響，並與共黨善變政治路線背道而馳的學者。同時，諸如「法律超越政治與階級、無罪推定、法律的繼承性」等主題，以及「法治」和「右派分子」這類特定的術語，似乎也都會成為文章被移除的理由。證據很明確，那些被移除文章的作者和主題，跟上述說法完全一致。

撇開一些會持續為這種期刊做紙本典藏的海外機構，如今在中國大陸及全世界都不可能再看到這些文章了。譚安指出，

中共這種操控史實的作法為害尤甚，因為「即使學者們的研究做得再好，也無法找到歷史真相去支撐渠等理論。換言之，學者們愈是採信那些中共所審查過的資料，反而愈會不自覺地助長了審查機構的偏見與意圖，而且也把自身的學術聲望給毀了。」

天文物理學家暨異議人士、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方勵之，他於1990年曾寫到有關這種由官方發起、對中國大陸歷史記憶的打壓行動：

(審查政策的)目的，是要強迫整個社會遺忘歷史，特別是共黨本身的歷史真相……為了強迫整個社會持續處於健忘狀態，該政策要求任何不符共黨利益的歷史細節，都不得以任何言論、書籍、文件或其他形式的媒介來呈現。

方勵之是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寫下了這些話，當時他被困在美國大使館內，共黨正在大肆消滅史實——意即將其所犯的罪行從檔案、書籍和電子媒體中澈底移除。這種審查



德國人勇於正視納粹的罪行，也願意建立真相與補償過錯，這是中共無法比擬的。

(Source: Wiki)

制度執行得相當成功，以至於在2004年，中國大陸異議人士暨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劉曉波都曾感嘆道，即使「中國大陸人民在共黨上臺後蒙受過某些難以想像的災難，……天安門事件後出生的世代既沒有深刻的印象、也缺乏遭遇武警壓迫的第一手經驗。」十年後，中國大陸藝術家艾未未更直白地說：「因為這些事件未曾被討論過，所以中國大陸人民還不太

能理解其影響性。審查制度實際上已經閹割了社會，它把社會變成了一個殘缺、非理性、無目的性的生物。」

這樣一來，套句前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駐北京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的話來說，中共就成了「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這是她2014年著作的書名。正如她寫道，「中共精心建構且被廣

為接受的歷史大廈，只是一座透過嚴格審查、公然造假及刻意遺忘，並由一代人所勉強支撐起來的空中危樓，人民只需稍做回憶，就有可能會暴露出它的脆弱性。」

石頭會說話

但是，要社會或社群去集體記憶他們歷史的創傷期，就真的會更好嗎？這種追憶難道不會重揭舊傷、復燃過往的殘酷



中共主席習近平也繼承以往思想，其認為獨立學者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根源。

(Source: DoD/Dominique A. Pineiro)

鬥爭嗎？（這是作家里夫[David Rieff]近期著作《讚美遺忘》[*In Praise of Forgetting*]的論點。）忘記過往殘酷真相是療癒的最佳途徑，共黨希望它所統治人民及世人都能抱持並接受這樣的邏輯。

德國人勇於正視納粹罪行，這種經驗則呈現出另一派完全不同的思想邏輯。德國罪責贖罪路線圖的設計人是哲學家暨心理分析師雅斯培(Karl Jas-

pers)，他曾於1945年在海德堡大學開過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講座，其講稿後來被收集在名為《德國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乙書中。雅斯培說，在希特勒的統治下造成了「德國人身心好像產生質變」的情形，即使如此德國人仍應勇於「集體承擔責任」。所有那些「知情或可能知情」的人——包括那些「輕易視若無睹、因個人利益而麻木不仁、接受誘

惑與收買，或是由於恐懼而服從淫威」的人——都應該共同承擔責任。他表示，「渴望服從」與「無條件性的盲目民族主義」都構成了「道德罪責」。雅斯培認為，人類對於「自己所屈服的每一個幻想」都應該負起責任。他的信念為療癒需要透過「建立真相」和「補償過錯」，這個過程必須完全排除任何國家支助的宣傳與操控。

他表示，「沒有什麼問題不可

以提，沒有什麼東西該被天真地視為理所當然，也沒有什麼基於情感或出於務實考量的謊言須被保護或不可觸碰。」在雅斯培看來，只有透過覺知歷史，德國人才能認清自己的過往，並讓自身的道德與社會健康稍微獲得一些恢復。

雅斯培的觀點深受心理分析理論及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所影響。對佛洛伊德來說，了解病人的過去，就如同他1895年所寫的那樣，「像是在挖掘一座遭到掩埋的城市」。的確，他喜歡引用一句意思是「石頭會說話」(*saxa loquuntur*)的拉丁語，這種精神考古學對佛洛伊德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他相信，一個人的現在與未來，都會因過去的記憶遭到壓抑，而不可避免地患上精神官能症，除非我們能有意識地喚起他的過去，幫他填補所謂的「記憶空白」。從這層意義上來說，歷史與記憶正是佛洛伊德的盟友，遺忘則是他的敵人。

毛澤東也對歷史著迷，但他更加看重歷史的功利主義。對毛澤東來說，歷史記載主要是為了鞏固他自己的「還原論」

(reductive theory，譯註：又譯簡化論或化約論，認為複雜的系統、事務、現象可以透過將它們化解為各部分之組合，加以理解和描述。)那些立場獨立且思想自由的歷史學家們，對中共是一種深度威脅，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被解除了官職，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往勞改營進行「思想改造」，不少人也都因此遭迫害致死。

危險的歷史

由於中共主席習近平傾向「新毛派」(neo-Maoist)，所以不足為奇的是他也認為，獨立學者正是中共官方媒體稱之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根源。2015年，《解放軍報》就曾發出警告，中共「必須小心提防」這種不懷好意者，因為他們目前正「從學術領域擴散到網路文化」，而且「千奇百怪的觀念正在扭曲歷史思想並誤導公眾言論。」

譚安闡述了當中國大陸歷史學家與共黨審查機關發生衝突時的下場。他寫道，這些人會遭遇到不同規模的懲罰，包括

相關單位的騷擾，出版物與網上帳號遭到關閉，對個人私務、商業活動和繳稅狀況的羞辱調查，最終導致渠等失業、被掃地出門及刑事起訴。2017年，中國大陸的民法甚至還加以修正，可以懲罰「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者」，譚安寫道，這說明了為何「以往率直敢言的知識分子與活躍分子都愈來愈噤若寒蟬了。」

譚安還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科技悄然向海外輸出其內部的審查制度……其手段就是要操控世界各地觀察家們理解中國大陸過去、現在與未來實況時所使用的管道。」事實上，2017年夏天，北京方面就曾恫嚇劍橋大學出版社，要求它對一份重要的英文學術期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數位典藏進行審查，刪除了300多篇從中文搜尋發現其內容涉及中共負面形象的文章。(一些新聞媒體報導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當初屈服中共的審查要求，但幾天後出版社又幡然撤回了屈從的決定。)接下來，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2017年

11月，《自然》(Nature)和《美國科學》(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從其中文網站移除了大量文章，因為它們內含了政治敏感的參考文獻——總共移除1,000多篇文章。

中共領導人似乎相信，至少在短期之內，他們可以不受懲罰地逃過共黨禍害全民的歷史責任——而且，他們這樣做也許是對的。畢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以及崛起為全球強權，到目前為止似乎並未受到任何阻礙。共黨自以為只要隨便抹除歷史，就可將長期對全民施加的傷害一筆勾消、或是至少可以託詞迴避應負的責任。

中共堅信民主與人權這種「普世價值」根本就不存在，那都是西方強加於中共、藉以破壞其一黨專制的手段，但是隱藏過去罪行的作法，卻與共黨的信念格格不入。若從這個觀點而言，人們就不該反對迫害、逼供、刑囚、暴力鎮壓這樣的行為；基本上也不會渴望言論、集會和宗教的自由權；更不會嚮往生活在一個錯誤最終可以被糾正的世界。

然而，如果這些皆為屬實，則共黨根本就沒有理由害怕誠實地負起過去的責任。畢竟，如果連普世價值都不存在，那麼毛澤東對其批判者和敵人的攻擊，也就不算是什麼嚴重的罪行了。不過共黨卻不遺餘力地掩蓋這些行為的真相——這個矛盾表明了，共黨對其過往行為是感到愧對良心的，或者至少是羞於犯行遭到揭發。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則或許將來中共政權就得找到一種方法，去承認、甚至全盤接受共黨曾做過的所有事情——包括好事與壞事。然而，在可預見的未來，

這種發展似乎不太會出現。

1978至1979年中共「民主牆運動」活躍期間，成千上萬的北京人聚集在不起眼的磚牆前，貼上政治海報、發表講話、舉行政治辯論，而中國大陸的作家們便開始審視自己政府數十來年的政治壓迫。他們所寫出的文章被稱為「紀實文學」及「傷痕文學」。但是這樣的公眾質疑在1989年之後就停止了。自從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愈來愈嚴厲的審查制度，已讓中共日益陷入歷史的重度黑暗期。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最近的一項研究，搜索了140份中國大陸的出版刊物，調查有關文革的文章，發現在這文革十年期間，有好幾百萬數不勝數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受過西方教育的專業人士，因具有「壞的階級背景」而遭遇迫害及殺戮。研究人員發現，其中只有三篇文章敢於深入研究這十年的所有細節。該研究報告的作者群寫道，出版刊物想要更澈底地涵蓋這個主題，「將意味著得冒愚蠢的風險。」

即便有朝一日這樣的文章在中國大陸再次受到歡迎，其影響力可能也不會那麼劇烈了，因為這麼多事情都已被壓制、鎮壓下去。借用異議人士劉曉波的話：「眼睛在黑暗中待久了，就很難適應突然灑入窗內的刺眼陽光。」

作者簡介

Orville Schell係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亞瑟羅斯(Arthur Ross)主任。

Copyright © 2018,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